

鲁光画牛

□连辑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因为诗书画印，我和鲁光先生且琢且磨，时聚时散，一眨眼已认识30多年。疫情期间，鲁光先生和我说，要出一本《文学入画》的画册，对他的美术创作做总结，想让我来作序。鲁光先生之于我，是老兄、老友、老师，由我来作序其实不够资格。好在先生信任我，我与先生有多年交往，自己又略涉文墨，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说鲁光先生的绘画不能不从他的人生阅历说起。说起鲁光先生的人生阅历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人生转段，或者说是身份转型。

1960年，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鲁光先生就因为才华出众被点名分配到《中国体育报》报社工作。他从一线记者，一路当到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时，只有40多岁。第一个20年，他把记者的新闻笔变成了领导的签字笔。他的职业人生很辉煌。

1982年，鲁光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他凭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，一举成名。又一个20年，他把签字笔变成了作家的文笔。他的文学人生更辉煌。

2000年，鲁光先生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，又变奏出他的艺术人生。喜欢画画本是鲁光先生的仕士余事。因为李苦禅、崔子范两位大先生导引，他以文学入画，右手画画，左手题字，直把画画到毛主席纪念堂、人民大会堂、驻外使领馆，画到中国美术馆。国家画院为他举办个展，名噪一时。又一个20年，他把作家的文笔变成了画家的画笔。

鲁光先生评价自己，绘画超过文学，左手超过右手，下半生超过前半生。言简意赅，字字属实！先政后文，亦政亦文；先文后艺，亦文亦艺。这种成功的政、文、艺人生三重变奏，古人不常见，今人不多见。

如果从正式受李苦禅老师点化，跟崔子范老师学画算起，鲁光先生的绘画艺术生涯已有40多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鲁光先生因采访李苦禅先生而结缘。苦禅老师慧眼识才，觉得鲁光应该学画，说他有悟性，能画好。鲁光从学习苦禅老师的笔墨入手，开始了艺术人生。1986年，鲁光先生49岁，那年他有幸结识了崔子范先生。崔老师根据鲁光的特点，量身定制地说过两句话。一句叫“文学入画”，另一句叫“不要画成我”。这两句话成为鲁光先生从事绘画艺术的座右铭。

鲁光先生的画被专家学者归入新文人画。历史上所说的文人画，就是知识分子画的画。它们区别于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，从唐王维始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主流。王维的画就是以诗入画，或者说就是最早的“文学入画”。文学入画，前提是先有文学。文学归根到底是在写人。钱谷融先生的文学弟子鲁光先生师承衣钵，说：“无论我画牛画鸡画鸟，也无论我画山画水，无不是在画人，画人的思想、情感、理念，画人生阅历，画对生命的思考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画自己。”他还说，虽然师从李、崔，“但不能独守一家，还要向古人学习，向西方学习，向生活学习，向民间学习，还要向其他艺术学习”。

由此可见，鲁光先生画画，其艺术纲领就是文学入画，其艺术路径就是转益多师。鲁光先生画画，就像文学采风，有趣味的东西看到什么画什么，有感触的东西想到什么画什么。他的画又像文学创作，越画越由博返约，越画越忘形得意。春华秋实，玉汝于成。历经了40



鲁光自画像《师牛》

年风雨磨砺，鲁光先生的画早已洗尽铅华，褪尽火气，抖尽俗尘，形成了他独有的艺术图式、艺术语言和艺术面貌。

二

鲁光先生绘画的艺术风格，概括起来就是“四笔”画。一是文笔，二是老笔，三是趣笔，四是逸笔。

所谓“文笔”，就是进一步表达文学意象的艺术语言。《周易·系辞》记载，孔子问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该怎么办？他自问自答说：“圣人立象以尽意。”立象，就是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得其形象，这就是绘画。但孔子说的立象不是对景摹形，而是要以画尽意，用绘画语言解决文学语言道不尽意的问题。这样的绘画语言就是文笔。

回到鲁光先生，比如他可以用文学语言描写人的骨气，但言难尽意，就画起了牛。画牛不是要画牛而是要画人，画人不是要画像，而是要言尽其意，那就是“站着是条汉，卧倒是座山”！这种文笔不炫技法，它的高妙之处在于它文学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。

所谓“老笔”，就是用岁月包浆了的艺术语言。诸如造像的古拙，画面的简朴、运笔的迟滞以及彩墨的沉淤等。这些都是鲁光先生手中老笔的体现。

说到老笔，不由得要提到明末清初的大文豪大画家龚贤。他的画以老辣著称。他主张作画用笔要古、健、老、苍，这样才能避免刻、结、板之病。他还深有体会地说，“年愈老，墨愈厚，巧不可得而拙者得之，功深也”！这话分明就是在评说鲁光先生。或者说，鲁光先生深得前辈的艺术要领，并且在艺术追逐时尚的当下，坚守了40年老辣艺术的成功实践。

所谓“趣笔”，就是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。这种艺术语言包括幽默、风趣、调皮；童心、天真、稚气；甚至笨拙、自谦、调侃等。鲁光先生就是用这种笔致去作画的。

其艺术趣笔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。一部分是成人的幽默，另一部分则是儿童的天真。

幽默是一种高级智慧。看鲁光先生的画，那么简单的笔触却出奇地妙，就是幽默使然。童真是一种人初之纯。明朝大文人李贽写过一篇《童心说》的文章很有名。他说，童心就是绝

假纯真，是人之初的本真之心。“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；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”鲁光先生的画题材很多，数量也多，但画魂就一个：童心之真。一位耄耋老人，用儿童的真心、纯目以及稚笔去画画，哪有有趣的道理啊？

所谓“逸笔”，就是法无定法，挥洒自如的艺术语言。元末明初的文人画家倪瓒，就如何作画说过一句深刻影响后世的话：“逸笔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娱耳。”这句话有三层意思。一是纵笔随意，二是舍形得意，三是悦心快意。这三点鲁光先生都做到了。

鲁光先生的逸笔是丰富多彩的。他的逸笔就是一个工具箱，里面的工具很多。作画时如何避免刻板、单调、枯燥等，他办法很多。这就是鲁光先生的画大巧若拙、气韵生动的原因。

三

鲁光先生的艺术成就很高，如何深入解读，还是要回到鲁光其人。他一再坦言，“无论我画牛画鸡画鸟，也无论我画山画水，无不是在画人，画人的思想、情感、理念，画人生阅历，画对生命的思考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在画自己。所以，一个人的人生经历、学识、品性，决定画的内涵深度和艺术品高下”。言下之意，鲁光先生画画不是在画画而是在画人，不是在画别人而是在画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他自己就是他画的模特。顺着这个逻辑去品画，自然会以画品人。画之优劣本质上一定是人之优劣。

近代陈衡恪点评文人画，不是从作画的角度说的，而是从做人的角度说的。他说文人画“有四个要素：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。具此四者，乃能完善”。这恰好是观鲁光其画，品鲁光其人的一把尺子。

鲁光先生善良、诚实、守信、自律而又生性乐观。外表赳赳武夫，而内心则转气致柔。鲁光先生的画，有儿童画的天真烂漫，甚至有些淘气。画面只要有人，一定是孩子，孩子一定是顽童。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，鲁光先生始终有一颗不泯的童心。他的画就是老顽童在画小顽童，是耄耋老人在为自己的童心塑型，在为童心的纯真塑型。

鲁光先生不光智商高，情商也高。他与人相处，你会觉得他总是那么真实、坦率。人与他相处，他会让你解除

防备，去掉拘束。有鲁光先生在的场合，气氛总是其乐融融。他的画就有这样一种亲和力。画面的许多场景就在他身边。你读他的画会有很强的代入感，而且能雅俗共赏。

鲁光先生低调处世，谦虚做人，专注做事，从不以名人自居。他把既往的荣誉像生活累赘一样清零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60岁以后一切从零起步。由于他摆脱名缰利锁，所以能放低身段，找准位置，腾出精力，虚心地向生活、时代及他人学习，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。

鲁光先生的画格由他的人格转化而来。在立意上，他强调正能量，人正、心正、笔正、艺正。在题材上，他强调鲜活度，最好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信手拈来。在技法上，他强调探索性，但凡能为己所用，他都充满兴趣，都怀着一颗好奇心去学习、摸索、掌握。

鲁光先生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，夙兴夜寐，勤奋有恒。他此时的人生姿态就是在与时间赛跑、与时代同行。在文人群里，鲁光先生岁数最大，而作品的数量数他最多，不是习作，都是创作！他超乎常人的勤奋是一贯的。不论是当记者，还是当作家，他勤于观察、体验、记录、学习、思考和创作。后来，他把这种种勤奋都用在了绘画上。这让他的退休生活更积极、更主动、更饱满。

前人有一种不去追名逐利的生活哲学，叫做“只管耕耘，莫问收获”。这种哲学的智慧在于，等你有一天想停下脚步转头回望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画的画居然有数千幅之多！这些超乎你想象的艺术成果，会让你在瞬间的惊喜中获得一种生命的释放、解脱与安慰。鲁光先生深谙此理，深得其益。

鲁光先生还是一位高风亮节，既有家国情怀，又有社会责任的“老好人”。他对社会不抱怨、不消极、不避世。这种达观的生活态度让他的画在情绪上很平顺，很健康，很阳光，也很积极。

鲁光先生有很深的家乡情结。他的画绝大多数取材于家乡的山水林田，花鸟鱼虫，生活场景；取材于他自己早年的村童经历。漫淌的光阴为鲁光先生打磨着人生梦想。他的记者梦、作家梦、画家梦已经圆满。现在成就的是他的落叶归根梦。

鲁光先生早已心归故里，不失时机地做起了回馈桑梓的善事。他在家乡创办了鲁光艺术促进会，在全国邀朋唤友，来家乡传播文学艺术，在广大儿童少年中开展美育活动等。他还给家乡捐房舍、书画和著作，以一己之力襄助家乡的文化建设。现在的鲁光先生很佛性。一个“舍”字让他身外无物！

鲁光先生想画的东西很多，但他最想画的还是家乡的牛，画得最多的也是家乡的牛。鲁光先生的牛笔筒意繁，是一种很时尚的观念艺术。观念艺术强调，思想和观念就是艺术本身。所以所画之牛，形象可以似是而非，但所要表达的观念一定要清清楚楚。什么是鲁光牛的观念？答案就在画中。

鲁光先生有一幅近乎漫画的自画像《师牛》。他把自己画成背影，这样就画面主体巧妙地让给题款：牛是伴，牛是友，牛是师，爱牛一生，画牛一生。

这种“粗卤求笔”的神牛早已成为鲁光先生的艺术符号、精神图腾和生命密码！

在此，我用鲁光先生的话做文章的结尾：“经过几十年的创作实践，我以为文学入画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画自己。画自己的喜怒哀乐，颂扬真善美，鞭笞假恶丑。画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。”